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烏珠戰於順昌府城下大破其軍烏珠敗走楊汝翼順昌戰勝破敵録曰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鋭兵馬分

戍陳汴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陛辭出城益以殿司二千人撥隷戍後束裝裹粮越五日而後啟行絶流泝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潁上以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路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洎兵職官吏門首迎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按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刺探官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申狀報太子人馬於五月十二日至東京

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奕兩軍并老弱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逐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間有探報敵騎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纔三百里闔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定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

賔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子欲斂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何也繼而汪若海告别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禀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聞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逺來未及息肩已聞敵騎壓境諸公以謂何如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

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
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於是與官屬登
城區處以後軍統制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闕守禦
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左軍
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
鄉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投某
有劉彥充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瓜角自東京同金人
已入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彥充所差探事

人朱海張三斬之梟首于市又報金人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人至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至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報至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敵勢逼近後聞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遝輜輳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居城上親督兵將備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芟雉榛棘如笓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

所作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掛僅能周匝其時新鄜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緣太尉親以從行至是皆差就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為備禦計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兩軍日相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陣未曾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敵須自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䘏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

十五日金人遊騎數十已涉潁河出没城下遇太尉伏兵生擒銀牌千戸阿蘇木阿嚕等通説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領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去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敵戰遂殺傷數百人辰巳間入城太尉于北門犒勞即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人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偕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陳翟將軍一帶逼城自北之西自西

之南自南之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四門出軍仍激
勵出城士卒内外協應午巳之間敵臨城施設而柳知
軍適在東門搏敵箭中左足柳倪即抜箭就以破敵弓
射之應聲而倒繼發十箭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
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慌怖四奔走小河人馬
湌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鐵騎數千擺佈河外復出
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捉勝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
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

以上聞六月一日金人尚留舊寨有擒到金人及漢兒云巳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敵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刼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鎗撤去毡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為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時電光所燭但見金國服飾者悉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為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聞奏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相持如初伏兵擒到金人具道殺

傷甚多且乏粮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舟而全軍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于四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况已屢挫敵鋒軍聲稍震雖敵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却敵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萬一諸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卒擾擾豈敢盡保無虞敵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致侵擾两淮驚動江浙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死為

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城同亡此言不食天實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罔有退志齊以警戒之令曉諭將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所泊舟船悉沉河底示使死戰不為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太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軍營寨相接連夜類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軍首連接下寨人馬薮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毡車奚車亦以百數至于

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粮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廵綽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裏人只有三箇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晟荷團枷賫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慮敵為詭計以惑衆心不啟封而焚之初四日四太子疏責諸帥首前日用兵之失諸帥首皆荅以今次南朝兵馬非日前比往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盖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

日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一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然太尉決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授諸將佐顧視金人恃強背盟貪瀆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敵衆以謂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金人睥睨東門瀕濠待

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即與交鋒轉戰踰時敵復大刪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金號鐵浮屠又號哈沙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鎗揭去兠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鬬敵自辰至戌金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閒暇如平常時敵衆望之駭然披靡食已即來以數隊趣戰闢去

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無何有悮傳令者令少却官軍遂稍引後敵衆併擁逼濠而致溺水者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被一鎗三箭幾致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然餘勇尚未衰也其餘傷中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斃屍倒馬縱横枕藉掩入溝壑間入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積如稻麻葦竹方其接戰時酈瓊孔彦舟趙提刀等皆单騎

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所可恃者止是兩翼拐子馬耳故錡兵力擊之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衂時城上見有官軍歸城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敵初涉濠耀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奪取釣橋望城放箭箭落如雨至有用響箭與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敵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自後東而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濶十餘里至晚發擂聲

震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來或未之聞然金營中嗥呼
諠譁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雞
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前以甲兵環
衛持燭照坐敵衆皆分番假寢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
至十一日大雨傾注敵于城外埋鹿角柵欄外開小濠
深濶各五尺許正爾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撓
之敵衆悉皆掛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刼之晝夜
不得休息十一日早敵營發擂聲如昨日太尉遍詣諸

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歡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荅太尉俄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金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抽摘人馬過河至晚不輟然不復發礌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砲架置推牌斤斧不絶虚立旗幟以疑城上盖縁頴河暴漲充激橋筏人馬數千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已濟兩日之間収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作祭者亦有燒半殘者或瀕

河為水漂泛或半為烏鳶所食雜以馬屍牛首彌望遍
野及晚拔寨盡走即具觧圍奏聞則營中砲架推牌雲
梯拒馬木販甲破車堆積如山弓刀鎗槊亦委之而去
然猶潛匿山林間以伺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上
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韓翟二將軍人以
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
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陳州四太
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諸軍

既敗遣銀牌天使告急于四太子天使纔到就龍德宫
見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而集經由
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粮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
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圍城
時奏求援于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
軍來順昌策應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
移來問敵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
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到卧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即出

門廼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為進止既且敵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并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者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為害不細然太

尉恬若無聞未畧介懷也順昌右城且素無備迨茲敵
已來陳守始令居民築牛馬墻兵既退後方置砲座比
之軍中所放砲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
守禦人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土豪
不許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閭户守家内外肅靜無有
犯者初破金人陳守送到煑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
一盃而已再戰退敵後市户以麫六千餘斤猪百口來
獻隨即分付諸軍人不得過麫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

太尉不免諭陳守畧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碩及赴倉請之有止得蚪麥五斗者其間不顧請者甚多至事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賈𢥞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聞奏將士頗呰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畧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効命如游奕統領田守忠

中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致資荐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為敵宿前期爇之敵退即訪元主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奸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遣之使回未嘗輕戮一人雖金人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

以生擒到金人阿蘇木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觧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兵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奈此衆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𨁧巷至于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者其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

朝廷寵以鄂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者踏來撫問寵賁優渥有加宸翰奬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負出前比仍降告千五百軸俾就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校定兩日方得具奏盖縁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别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推排安全軍功賞逐隊列單甲姓名一一覆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盌賞之

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盌賞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于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將軍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金兵迫兹平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敘為紀實筆

墨荒澁甚無文采且將過貽諸親舊至於解嚴之後以
迄班師述事贊功當竢大手筆者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閏六月十八日庚寅

汪若海劄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位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為東京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烏珠之軍已壓境烏珠

之敗盟舉兵求祁州也以大赦為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呼貝勒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烏珠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既下淮寧來取順昌犯白沙劉錡其夜遣師晨至白沙相拒終日合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于烏珠未至間劉錡遣驍騎將閻充夜刼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毡帳數重朱紅美車有一將急披甲呼曰毋殺我留

我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披甲因亂㶚殺數百人相枕籍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虛警晝夜不敢下馬唯于馬上寢食已而烏珠率重兵來劉聞其將至也會諸將于東門上問策尚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夷傷者衆若烏珠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為緩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況老小一動必不能全敵騎無數十里之遠者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

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于死中求生上足以報荅
國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為諸軍五日内殺回烏珠衆皆
以為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為破敵之志於是壞檣
沉舟以為决戰烏珠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
虎韓將軍等不肯厮殺致敗軍馬之衆謂其衆曰誓與
取順昌掉在溺河折三箭爲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
于府衙會食折二箭曰能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
曰婦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勃屠又

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氈

棿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

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勁

卒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

七日烏珠自臨城於頴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

萬九日辰時扣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

箇日頭猶吾人言一日也劉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

轉向南門又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敵騎往來馳逐

後直撞入敵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其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敵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敵相抱于城濠而死者血戰自辰時至申敵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烏珠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著城上砲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弓射烏珠既大敗乃移寨于城門西門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為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刼之上下不敢寧處十二日乃

盡走敵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吳玠以失地利而
敗今敗于劉真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人兵烏珠至
太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卧兩日至淮寧府
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為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
烏珠無言怒諸軍之敗撻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
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
言曰我只為你於和尚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
留翟將軍守淮寧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

言河北無正兵可發只有王姓耳王山者烏珠之舊用
知潁昌府至是攜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大國中只
有烏珠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烏
珠除烏珠所將一頭項每戰烏珠親為擁押隊其餘頭
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鬬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
來是以莫肯為用其所將孔彥舟酈瓊趙榮之徒只用
戰馬隨軍並無兵權烏珠之在順昌城下三郎君敗于
陜西亦遣人告急馬王山言是日南宋再有一頭項乘

其弊可盡成擒也但劉自金人至順昌見陳蔡以西皆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茍求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既分其地於城上而又分其兵于城中遂巷口擺布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户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擁其舉國精鋭之師即令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劉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并進烏珠

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烏珠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
當遠其索而用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令諸大
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
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卷淮陽渡
彭城俾陜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
冠帶而共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合為其主而
自立則烏珠可不戰而擒金國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
令以淮西京西淮東陜西四路之兵共圍烏珠是以四

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自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烏珠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難如遂為之是烏珠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盡聚于東京我仍直趨于河北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則烏珠可不戰而擒也烏珠一敗于順昌儻又敗于河朔則苻堅之事其果見于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金人可不用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

得毫便還義士莫不憤甚為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察敵情之強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臨陣之人或質被擄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之採擇焉

十三日丙辰岳飛統制牛臯敗金人于京西

十六日巳未永興軍路經畧使郭浩統制趙建元攻金人于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順昌府劉錡在順昌受圍也屢乞援師于朝廷詔王德應援是日也德至順

昌而金人已退順昌矣　劉光世軍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吳璘軍統制姚仲尚起樊彥鄭師正以兵援郭浩及金人薩里罕戰于鳳翔府大破其軍

二十二日乙丑司農少卿李若虛與岳飛計議軍事金人敗盟朝廷遣李若虛往鄂州軍周聿往建康府軍周矼往楚州軍各計議軍事若虛到鄂州曰飛已進發是日若虛追至德安府見飛言兵不可輕動且班師飛不從是時諸軍皆已進發若虛曰面得上旨不可輕動既

已進發若見為可進則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二十三日丙寅岳飛軍統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于陳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劉錡加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軍馬都虞候沿淮制置使　韓世忠統制王勝敗金人周太師呼拉貝勒于淮陽軍
閏六月一日癸酉朔張俊軍統制宋超敗金人於永城縣

朱家村

五日丁丑涇原路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于涇州是役也晟有怯敵之意令軍中卷旗而出衆知其必退矣數合而遁　彰武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郭浩加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楊政加武當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吳璘加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復陜西赦眷惟陜右初復版圖深念瘡痍之遺民未洽朝廷之德澤念茲不靖肆彼長驅詭計潛師實忘盟約攻城陷邑荐肆侵陵蹂踐我土疆侵擾我黎庶幸賴神人助順宗社降靈將士摧鋒爭賈無前之勇吏民徇國共堅不貳之心捷奏巳傳師干再克尚以蜂屯假息虎帳戒嚴介胄苦暴露之勞丁壯疲轉輸之苦由朕菲德致爾阽危惕若厲以疚懷軫如傷而在巳宜敷渙澤之渥用慰西土之人於戲擊敵以殄滅為期

方折衝于萬里得道者多助之至況有臣惟一心尚賴帷幄協謀爪牙宣力庶永清于四海庸共底于丕平咨爾多方體玆至意

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書臣聞兵法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于無筭乎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其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時後之用兵者不可

不鑒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金人不順入我郊畿肆命
諸將出師恭行天討兹固子犯所謂師直為壯者然而
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嘗為廟筭計耶其未戰而勝耶
其未戰而不勝耶臣雖至愚竊嘗為陛下籌之且有義
兵有應兵有貪兵有驕兵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
人民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
人民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今以吾

之義兵而敵彼之貪以吾之應兵而敵彼之驕其論廟
筭之勝與不勝固較然也若曰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
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則所謂知已知彼實戰之
所先急不知羣臣為陛下計亦甞言及此乎陛下自為
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亦甞慮及此乎知彼可勝者果有
幾乎我可勝者果有幾乎我之所不可勝者其相當乎
抑亦有優而有劣乎昔之善為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常使不可勝在巳可勝在敵此所以能不戰

而屈人之兵也臣請為陛下言之且强弱衆寡之不敵也尚矣以强弱言則劉固非項敵也以衆寡言則曹固非袁敵也而項卒歸于劉袁卒歸于曹者豈有他哉得其道則雖弱能强雖寡能衆失其道則雖强易弱雖衆易寡爾臣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敵雖强且衆固無能為矣然在我有未必勝者三又安得不自知也且敵專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

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巳增幣俯徇講和之請兾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方敵無約請和許還兩宫羣臣以為不可獨聖意篤於孝悌幸其必信斷然從之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議欺罔國家刼質二帝屠戮萬方天下之人恥失其君悼喪其親恨不得殄滅此而朝食也久矣陛下頃縁王倫與之畫地復聽其和當是時下而

棋夫牧子者皆以為金人得計而陛下失計盖古人所謂和戎國之福者為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得息于養兵之外歲取于民以供溪壑無厭之欲一有不滿其勢必至興師雖久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嘗不痛心疾首至於無如之何復自寛曰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金人之得計所謂福也安知不為禍所倚耶和之必至于戰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

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轉而為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速在三年之内遲在五年之内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啟之今敵曽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境臣然後知金人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為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為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禍兮禍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禍兮福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唐肅宗詔九節度討安慶緒重以郭子儀

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統攝特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師次鄴南方與賊對未及戰而潰史臣以為王師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今者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一也齊景公召司馬穰苴為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辭以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服願得君之寵臣以為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後期不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士皆為之戰慄由是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

而解盡取所亡邦内故境以歸今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隷諸將者不可謂不親附矣而罰終不行緩急果可用哉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隷張俊者則曰張家軍分隷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隷楊沂中者則曰楊家軍分隷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讐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軋于已也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臨大利害想其中心必不能效相如之屈于廉頗寇

恂之不仇貫復先國家之難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而以刃相向耶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三也又況烏珠所領之兵無非脅從烏合猶能自號元帥以統之初不聞其契丹自為一軍而各聽其本國之號令也令不置統帥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敵自與我角前後無慮數百戰敵未嘗不勝我未嘗不敗者非敵能自勝恃我師不戰而潰遂成其勝爾夫所以不戰而潰者非他不畏我而畏敵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敵敵

亦何能為哉令罰不行于三軍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春秋以來如晉楚用兵以將帥不和而敗績者多矣惟是敵人前後驅廹鄰國入為邊患逮二十年未嘗聞其有違衆犯令自為釁隙以相攻者令諸將不和無以分之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陸贄奏李晟李建㴱楊惠元李懷光四節度狀云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利則貿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絶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等疑懷光醸禍蓄奸而惩其事

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疑滋甚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患未除新患方起憂憤所切實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謂可勝者五恐不足恃以勝而所謂未可必勝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計而求其所以勝也臣願陛下慨然奮發自謀諸心選擇者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僉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矣然後下明詔遣安車而召馬逮其入見陛下宜避正殿親出玉音而諭之曰今敵國深侵海

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予一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率師應之將軍既已受命陛下乃齋戒告於大廟灼龜卜吉以授斧鉞如武王之命太公望然後遣行先行之數日遣誥諸軍曰予一人以爾諸軍元帥不立日夜憂之恐貽一國三公其誰適從之誚今謀之卜筮卿士庶民敝自予一人之志得元老其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制之邦有邦典軍有軍政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毋或不和不靖自底于罪

而為將軍者臨屯之日又能拊循士卒同甘苦上不失于關侯之驕下不失于張飛之不恤有所不誅誅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賞賞必及其小而明夫然後勒兵赴敵臣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伏望陛下追懷祖宗積累之難畀付之重痛憤父兄戮辱之苦睽隅之憂矜念軍興以來金人所至積屍腥于草木流血丹于川原毋以臣人微言輕遂忽而不聽遂棄而不用古語云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又云後將噬臍悔可

及乎臣願陛下不為衆口所奪斷自宸衷而必行之使異時獲投機之功而免噬臍之悔實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獨今日當紹興八年六月王倫使金還金遣使隨倫報聘臣於是時固嘗有書致之前吏部魏矼以述和議有九不可一可之說當紹興九年五月和議既定淮上興役以備兩宮來歸宿食供頓臣於是時亦嘗有書致之前左諫議大夫曾統以迎奉兩宮有五事當為先務之急惟臣區區憂國愛君之心無易二書重以家貧

地寒遠去軒陛不獲自達是用致之魏砙曾統㢘幾其有聞于陛下不圖今日乃見陛下似與臣意有相符者雖然亦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復進千慮一得之愚獻于閤下位卑言髙罪在不貸惟陛下憐其愚忠而曲賜保全無使天下以臣為妄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盡其日

上魏侍郎矼書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於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閭閻之言似有可

取者輒敢以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金還金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廵百姓墜于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又復縱倫賣國引敵入家以闚我虛實排辦館待之具所至騷然甚於被盜夫金人之為虐也非特今日向之虐也以其衆今之虐也以其使敵之志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

以其所有而夸于盜其不為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懾金人之心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為數事陳之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金人

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徳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兹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况淵聖之與六宫尚困沙漠四海共憤恨不得殄滅此而朝食也為人子弟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一也當唐徳宗時吐蕃因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於徳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為不可諸相獨栁渾所言與晟意合曰反覆之性非盟誓可結巳而吐蕃果刼盟如渾晟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議和所以息民也此時厭亂久

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蹈也必欲議和是咈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金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偶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所藏擔囊揭篋倒廩傾國而去若取諸懷不煩指顧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金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强也蓋緣既已臣事金人則猶子也為人子者

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故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爲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金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爲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爲巳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巳者不敢不至豫既挾金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金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仇而豫之所以見執於金者以其待金者過於親也今敵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

寶元康定間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刼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為報聘之行仁祖重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屈已增幣而契丹平逺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言至於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為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側聆道路以謂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奉還兩宫此其為策不淺盖以今日所用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歸我以地則不復限以爾疆彼界遲以歲月其勢必至

解散兹殆與漢軍楚歌無以異也頃自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政事注意甲兵者豈有他哉亦欲掃除强敵以刷父兄之辱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則戚戚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枝梧累年未嘗敗衂者以其素所蓄積者然也金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勝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兹

不必以商為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又況包藏禍心
未易窺測其萬一也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
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為灰埃比雖招徠流亡整
葺廬舍然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聚落亦皆蓽門圭
竇多者僅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
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為名排備粧飾次舍纖悉責具急
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凋瘵弊於營繕其奪
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

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可能謝哉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敵無約請和非出於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金人之不敗盟而乘我之間又恐未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横賦重斂歲供谿壑無厭之求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黄巾之起於漢為禍殆有甚於金敵者此其不可和者

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金兵徐為進取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困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而見稱於天下後世若周宣復文武之土漢光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敵藉

此來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外域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權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接武於塗方且儌視而不顧逗遛而不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儻從金盟而不與

諸將議使敵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叛萬一挾詐如
尚結贊之意在窺窬是使諸將得以有辭而不復出兵
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
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主且
以其主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援此為言倨慢
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
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
飴甥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仇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秦不其然於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今敵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

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其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
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捨之如秦伯之歸晉
侯也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伯之君民秦伯尚且
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金而生不得反其國
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捨之之道哉使金無所要但以
有負我遂歸梓宮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況不能如
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為不

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苟從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儻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端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慎恐懼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詣屏著跧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畎畆心不忘君將次宜興復細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

巷議者為之書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敵計無所施馬轉禍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惶懼之至　上諫議曾統書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為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寤寐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他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於今而不振

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奸也如是者詐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為非奸非詐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獲聞輿論有九不可之說嘗欲掇拾劾

愚獻忠以裨廟堂末議晝夜以思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裝以行行次宜興復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之道雖不肖奈何竊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不為一言耶於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矼以丐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有獻於吾君而備其採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

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反國使告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為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即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殽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以迓之愚以謂梓宫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衷

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於十百愚以謂委西京守

臣待其將至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莅莝中取神櫬

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

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

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奴

數百被以錦繡飾以犀象而魯山令元德秀獨製于蒍

之歌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嘆曰賢人之

言哉河內之民其塗炭乎因黜河內而陟魯山令兩宮

寂無來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謂兩宫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設張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宫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以謂梓宫之還天子哭泣衰絰以從檀弓未葬之禮可乎此

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家安危存亡實此係焉
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
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難而親之
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使不有
若仲孫湫者乎愚故謂安危存亡實卜斯舉檀弓曰子
思之母死於衛有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觀
禮子盍慎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及至差四方來覲之顔色之慼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嗚乎斯禮也可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僞則愚已畧見於前及詳於魏公之書敵人之不可信也尚矣盟如皦日而平凉之會猶或刼之今臣妾蓄我初無盟誼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雖然昔者越王句踐亦嘗臣妾於吴矣終而卒滅吴以朝魯衛陳蔡執玉之君愚以謂為今日計患在主上不能禮下羣臣以

集其謀與羣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報
吳而不在臣妾於金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執事
以為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事其為
國家念之干冐威嚴無任戰慄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盡十二月

二十日壬辰張憲克穎昌府　趙鼎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趙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言

遂責授馬秦檜之憾曷其始也曷曷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於浙江亭不留而登舟其既也曷上書言時政其憾不可釋矣　劉光世四軍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張憲及金人戰於陳州張憲克陳州岳飛令統制趙秉淵知軍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於鄭州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擒偽知州軍士王山韓世忠遣都統制王勝率統制王權王升等諸軍取海州偽知海州王山

及統兵官花太師至磨行與官軍相遇官軍擊退之去海州六十里勝令二更到城下諸軍齊進果二更至城下轉城不住捧舟趨城北城上以瓦礫拋擲亂擊舟人皆不顧而行逼曉至城北是時花太師退兵唯王山守城勝令諸軍分地攻擊勝坐於北壁濠下令諸軍早飯要白米猪肉段子食畢先使搭材以長行擊刀斷其鈎橋繩鈎橋落以大竹卷草如黃河卷掃様使數百人推至北門下鈎橋有妨碍處即以鋸截去之然後推入縱

火凡三巻壅其門而火登陴守者於黑烟中擲甎瓦打火燒門盡打火亦滅有甎瓦蓋地地不甚熱行隊方鱗次於門外而第四隊周成先入行隊皆入成舉認旗於城上衆呼曰周成第一勝傳令盡開諸門諸軍自諸門皆入然火燒門道尚有燒在瓦礫之下舁水沃滅之治道而後勝入坐於十字街之民舍生執王山時花太師𢧐兵到城下不及戰而退去父老僧道詣勝唱喏得罪勝曰國家以海州久陷偽境故遣官軍收復境土國家

專行仁德不事殺戮各各安心照管老小父老再拜謝
曰欲乞裒斂金銀犒軍勝曰官軍入境秋毫不犯不須
裒斂金銀如有猪肉米穀犒諸軍一飯可也父老拜謝
而去率斂城中猪羊牛驢并般擔米麪犒軍勝受之分
給諸軍即時報世忠勝在城北居人猶未覺尚有賣糕
者少頃攻城居人方稍避之世忠每出軍令諸軍秋毫
不得擾民諸軍經過偽境路傍有農夫皆倚鋤而觀
二十六日戊戌張俊克亳州金人復占河南以酈瓊知

亳州劉光世遣使趙立齋書至壽春府孫暉就差一人同往招瓊張俊亦遣二人齎書招之暉令南京進士蔡輔世同立先往輔世遇亳宋人有相識者具以情偽告且曰公見酈侯未可直之當徐徐也輔世知其意遣立齎書先行至門守者問之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齎文字來招酈太尉守者不敢隱遂送瓊所瓊不發書而焚之枷立項送獄俊所遣二人猶未知乃作商賈入城隷曲諧州衙計會通報既見瓊則出其文字瓊亦

因之并文字觧送烏珠命凌遲處斬於京師瓊發二人之次日亦觧趙立行密諭部送人縱其去時輔世復回壽春矣俊以大軍至城父是時王德巳下宿州即引兵趨亳與俊會於城父於是瓊謂三路都統曰夜乂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軍入城初軍見國家軍馬出酒食餉軍德功居最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収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

境德甚慰悦　張俊退殺前知濠州楊琎於途中張俊軍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纖雲倏忽滿空遂大雨霧霈甲士皆坐於水中徹旦退軍留宋起知亳州留兵千人與之百姓失望楊琎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劉豫後歸朝自言是武功大夫而張俊以武功大夫授之俊方經營淮北嘗曰當用諳練僞境事情者武臣為邉知州使之經營淮北琎知之乃具劄子迎合俊意大喜遂令琎知濠州琎用刑峻酷人不敢犯金人交還

河南也珪受代往宿州居於歸受館中獻烏珠取江南之策烏珠不用復還宿州是時俊軍馬到宿亳閭珪迎之又獻平敵書與俊俊知其投書於烏珠不中乃與俱還投之於途中以逃亡聞揭榜召人捕捉之　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敗盟曾出怨言事故自邵武軍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飛張應韓清克西京

六日丁未李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特

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初金人逼西京河南兵馬鈐
轄李興聚兵迎擊收復伊陽等八縣又敗金人於河清
縣奪到藝祖皇帝御容乘勝收復鄭汝州偽河南尹李
成棄西京遁走於孟州興遂申朝廷乞差帥臣官吏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差兵官郝晸焦元蘇堅方來會合
至是詔下就除興知河南府兼本路安撫司公事仍特
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訓辭褒美仍給真俸皆出異
恩也先是翟興嘗鎮撫河南許以便宜行事許興依翟

興例是時張應韓清亦報收復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烏珠戰於郾城縣敗之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直擒烏珠不獲殺數千百人而還身被數十創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於郾城縣是日殺金人將鄂爾多貝勒

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烏珠於頴昌府中楊再興王蘭高林歿於陣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

敵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戰歿高林亦戰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敵騎不得進官軍乃得還

十九日乙卯順昌官吏手詔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彊隣犯境王師扼衝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扞城壘驅遏敵勢眷乃忠勤宜加撫恵應本府見禁罪人除犯刼殺故殺鬬殺並已殺人者並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並

依法内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敎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録案聞奏其餘死罪降從流流罪巳下並放官員在城守禦者並與轉一資軍人等第犒設一次民間租稅昨降赦巳放三年外更與放免二年管下諸縣及鄉村人户曾被敵人焚刼財産屋業者並依灾傷法賑濟給舊使郊曾經放散委有武藝才力可使者依舊收補支給請受管内遞鋪兵級更與犒設一次逃亡軍人限指揮到百日内

許於所在首身依舊收管限滿不首復罪如初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岳飛自郾城回軍岳飛在郾城衆請回軍飛亦以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嚮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

八月楊沂中軍於泗州

四日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軍

齊攻之有帳前親隨成閔者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之內閔身中三十餘鎗世安已脛中四箭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呼賞之初閔之叔父戰於馬家渡身死所得恩澤無子承受時閔爲僧童世忠尋而得之受其叔之恩澤補初官世忠教以弓馬久之轉至武藝郎爲帳前親隨而奪門立功世安以箭瘡不能乘馬遂肩輿而行世忠怒　金人探知於是併力以禦飛飛兵不能支幾敗告急於錡錡爲出

兵牽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飛軍得還於是殿帥楊存忠
充淮北宣撫副使而以錡為判官自行在朝回泗上出
兵至宿州累與金人相遇而兵敗復渡江歸行朝江北
別無軍馬朝廷亦命錡班師歇泊於鎮江已而移軍當
塗金人懲敗簽兩河之人於各部其數十萬大舉為南
牧計十一年正月攻壽春朝廷復命錡屯廬州錡所將
步兵不滿二萬騎數百而已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
江壽春守臣孫暉與統制官雷仲已棄城而出金人於

是入壽春盡殺守城南兵千餘人繫橋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廬州帥陳密學卒於州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撫司統制閭承宣兵二千餘人至是亦奔竄而出錡軍未集輜重尚遠而敵遊騎已至城下錡於是領兵復回二十六日金人大兵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襲錡是日晚追及於西山口相去數里時小雨連日軍馬疲乏錡自以親兵八字軍數百人殿其後據山口而

住使衆軍飲食訖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遶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為遷移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錡即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震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復遣兵入無為軍和州界内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後二月十五日乃渡江采石以保和錡既得俊渡

江聲援相接乃相約進兵而殿帥楊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撫合軍併力以禦金十四日錡起東關領兵出清溪邀擊金人收復巢縣俊亦遣先鋒至含山金人遊騎在無為軍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錡在柘臯與金人相遇夾河而軍柘通巢湖濶二丈餘金人見錡軍少意甚易之有出入於寨前者錡乃令軍士曳柴壘橋須臾橋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槍而坐金人望見復入不敢出良久俊遣其姪總管及統制王承宣田

德承宣師中與楊存中並以騎兵相與犄角十八日與
金人戰諸軍雜比橫鶩而進內騎兵有稍却者錡令麾
下斧手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歸廬州烏珠乃
舉兵北歸錡既勝以所將步人甲重不能奔馳下令軍
中不得擄掠諸軍騎兵多者各乘勝襲逐搜羅敗散擄
奪棄遺以為俘獲而錡軍中一無所取二十一日三宣
撫俱至廬州城下數日之後俊存中大軍乃始畢集時
淮東漕胡直閣昉淮西漕李敷文仲孺江東漕陳郎中

敏識皆被命隨軍饋運朝廷又遣兩浙漕張少卿滙繼至會集於軍前是時朝廷雖命三宣撫合軍不相節制然而三軍進退主盟於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錡以順昌之功驟至節鉞朝廷委任過諸大將而朝野士民之譽又翕然故諸將皆切齒嫉之至是俊存中雖外合同其實軍旅利害二人同心錡皆不得預聞又不得專進止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未決但聞俊存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以廬州為合

肥而濠州自金人侵困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三月初有被擄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初五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宿食樵爨不相妨乃命諸漕備十日錢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議欲支錢糧軍士人一千使之附帶竟如諸

漕之議及江東陳漕撥水路綱運入滁州接二軍是夜
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起獨俊留兵數百未行六日早
存中移俊帳會食訖二帥先行去數里探者復報金人
攻圍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遣一使臣馳邀錡錡遽
命軍中亦負十日糧維二軍而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
里地名黄連埠各駐軍比至則金人已破濠州殺太守
王進盡擄州人發掘城壁而去俊乃召存中錡謀之錡
謂存中曰兩府何以處存中曰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

後𦂳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鋭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移今已數日本援濠州濠州已失進無所據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金人雖詭計莫測今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不可動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舉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鋭旦日入濠州俟遣斥堠

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
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錡乃再遣數百往探皆無所
見俊乃遣將官王 闕 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又去錡乃不
行惟楊存中與王承宣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精鋭隨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
列陣未定而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烟舉於
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存中謂王曰如何王知其勢不
可乃曰某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當慮

之楊遽乃以策麾其軍曰那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馬軍走謂其巳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遺棄寵甲相屬於道黄連三軍聞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長驅十二日渡江俊十四日渡江錡乃按部伍卷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而回錡至和州駐軍馬具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歸當塗淮西之事大略如此以士大夫所聞稍異多不得其實予終始從事其間故得而具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三月九日戊申

十一年正月張俊來朝

十五日乙卯金人攻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金人侵

入淮西宣撫使張俊擺流星馬斥堠於淮西令姚端主

之飛書驚報交馳於道路淮甸居民不得安業而驚移矣　金人陷商州金人哲爾格貝勒以步騎五萬攻商州知州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倉庫燬廬舍棄城而去金人遂入商州

二十九日巳巳邵隆襲金人於芀藥陂敗之又敗於鴻門生獲阿穆爾貝勒克商州邵隆棄商州也乃領兵屯於嶺間金人巳入城隆間道出芀藥口縶㕙釋之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復攜幼弱來歸隆遣其子繼春率

兵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鴻門金人以精兵五千來攻隆設三覆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禽阿穆爾貝勒隆始屯十日糧過期士飢饑死屍嚙草木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獲大捷繼春亦破洛南縣金人遁去隆加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廬州初朝廷命劉錡守廬州錡入城廵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會報敵騎漸及州境錡棄廬州與張俊統制闗師古冒大雨率衆而南金人陷

廬州大縱殺戮

六日己亥金人攻含山縣初五日金人到柘皐乙亥馳騎至含山縣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騎探和州動靜回報無軍馬丙子以六百騎再探之四報無軍馬丁丑以八百騎往探回報南軍渡江金人即漸退去

韓世忠岳飛以兵援淮西

十日己卯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建康府探者回報金人已到含山縣漸及和州時張俊諸軍雖已

促裝猶未起發安撫使葉夢得曰金人已過含山縣矣距和州纔兩舍豈容更候探報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夢得請為證明具聞朝廷宣撫當命諸軍即令鼓行此行必勝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曰王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先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識者謂其氣鋭可以勝矣或報已失和州者德曰德請復取和州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旦會食於和州至中流聞敵勢盛衆莫

敢前德軀之進櫂首先登岸俊宿於江州德率衆徑至
城下馳驅先登遂占和州諸軍始得渡俊入和州會食
如約金人猶守昭關捷奏至上親筆諭俊曰自卿提兵
渡江曉夕為念得報已復和州卿謀慮精審分朕憂顧
不勝歎嘉是時俊已具奏敵已在臣計中乞免聖慮決
保無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臯鎮大
破其軍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

臯柘臯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烏珠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輕進不利統制官傅逵被箭中目王德曰敵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敵陳動有一將被鎧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敵應弦墮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隊德引弓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衆鏖戰大敗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

錡遂再拜馬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皐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惟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為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奬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

賜金帶銀鋌而別賜金琖與存

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臯敗金人於舒城縣

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之軍皆駐於廬州上親筆諭俊曰卿以身徇國雅志平敵緫干以俟仗義而趨忘家室以專征冒水潦而不顧雖南仲之出車就牧葉公之受命飲氷方之於卿未足多尚又遣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陳永錫勞軍歴賑戰地宣旨褒寵甚渥　知襄陽府劉錡召

赴行在　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措畫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攻濠州金人自柘臯退兵於紫金山也濠州官吏皆謂金人必以銳兵來攻城請於知州王進使善備之進亦以為然發書告急日至再四而通判軍州事張綱以邉機事請赴行朝進許之綱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百數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必要濠州勢不可當公且開門縱民出城使之為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

若水路陸路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寄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為北軍游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趙榮曾偽知州事撫恤軍民秋毫不擾令所以來城下言者正為憐舊治之民耳或以從便避地之謀力請於進進不從癸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甲辰以鐵騎數萬人列於東門之外連岡被嶺相屬不斷旌旗蔽野塵埃翳天州人望之猶皆戲笑

以謂寇罷受圍時城中無兵無食尚亦能支況今之食有餘而兵粗足尚何畏哉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而守陴者怒罵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馬鈐轄邵免叛降於金人金人陷濠州知軍州事王進被執大肆焚掠金人攻濠州乙巳對城立礮且治衝車雲梯而又立鐵爐鎔金汁將為攻擊者王進令以礮擊之而礮竿折者再既而礮石直上十

數丈不離礮座而墜擊殺曳礮者數人識者皆以為不祥丙午金人以衝車雲梯之屬俱傅城壘數面力攻如雷霆震發城土與民屋皆動矢石如雨東南敵樓為飛礮擊損州人大恐時城中民兵進以為不可倚用乃令於閒慢處屯止以隨行兵及宣撫司兵守城進兵多福建人未嘗經守禦或謂民兵自數年兵火以來莫非百戰之餘也皆人可當百請以民兵守禦使官兵為四壁策應進不從由是守陴弓弩皆不發進出入以鐵扇為

蔽呵喝如常人皆寒心悚懼其日夕馳望者宣撫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馬鈐轄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内虚實而北軍遂益兵擊東南隅焚其樓順風火烈倏忽而盡北軍遂乘勢登城衆皆奔亂城陷知鍾離縣事臧師仁者乃前知州楊珪之黨也民皆切齒怨之至是先為亂民所殺進奔馬入郡宅朝服坐於廳事遂就拘金人縱火於城中大肆剽掠凡貴賤老幼悉驅擄出城外由是數萬之衆莫不離散而官府廨宅觀寺與居民廬舍片

瓦不留皆被焚爇其所存者惟監郡廨後土地堂屋一間有全瓦數十枚木椽數根至於城面亦平毀數處其所存者惟東壁女牆數十步而已初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也濠州發流星馬告急者日三四適會俊與沂中錡軍皆退廬州諸軍各人負十日粮米欲越過定遠縣退還江上矣俊遂越過定遠縣不得已令諸軍趨黃連埠而城已陷

九日戊申楊沂中率兵襲濠州不克楊沂中聞濠州已

陷欲乘其囂亂襲擊之張俊劉錡曰未可沂中不從戊申沂中率兵馳至城下寂然無所聞唯城中有烟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令士卒入城有遺棄衣物於路者士卒皆下馬拾遺物而北門外金人伏兵皆入官軍退走金人馳騎追之官軍奔周梁橋俊聞沂中兵敗出兵救之與敗兵相道而行金人漸止漸退時已近中漏矣官軍亦還翌日金人至周梁橋收北軍之屍聚而焚之仍取遺棄衣甲而去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於赤龍洲韓世忠以舟師淮東宣撫司舟船數百艘載甲卒泝淮而上欲解圍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給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捉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以良工勁弩且行且射於是矢著船如蝟毛及至赤龍洲金人已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捉淮而舟船已順流而下幾為所捉金人自此遂歸黄

連埠屯駐軍亦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
師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廬州退軍也士卒人負十日糧
米既至黄連埠軍皆乏糧遣提足及馳馬往建康催糧
者踵相躡也及遣提舉一行事務辛永宗親往催督永
宗至宣化不渡坐於民舍呼巡檢兵士令採藤花曰我
偏愛食此藤兵士為採藤花歸已移時矣坐間失其被
毡行人皆掩鼻罵之曰大軍燒火待炊提舉催糧不留
心如此建康軍中盡刷在寨應諸寨坐人及工匠各人

負米六斗星夜渡江又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寧兩縣民夫相繼而行亦人負米六斗務其輕快也以縣丞管押已有到滁州者會諸軍班師而軍兵與民夫所負之米悉棄於路側奔而歸曰歸到家不過賠米六斗而已管押官縣丞竟不曾渡江諸軍既至滁州錡與俊沂中分路之和州俊沂中自宣和渡江軍於建康錡駐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揮凡十一日得指揮渡江遂歸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時世忠亦以舟歸楚州俊進少

師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是役也岳飛不出兵為聲援朝廷憾之淮西從軍記曰紹興九年巳未歲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十年春朝廷命馬軍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三月率本部軍馬赴任中途而金人敗盟四太子烏珠以大兵入京師留守孟庾投降分兵復取河南之地東南震動六月錡大破金人於順昌烏珠狼狽敗還朝廷之威遂震於是下命以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

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飛取蔡州又取陳州京東西皆響應既而三帥相繼班師先是飛方至陳州而俊已
闕定宿亳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歸生擒金七十餘人李寶欲殺之曹洋曰不可我方欲歸朝廷何不留金人生口以為實驗寶然之已過睢陽軍知軍賈舍人乘馬牽人從十數追及叩岸呼爾為誰時寶之衆皆緋襭頭巾緋襭袍為號寶應曰我曹州潑李三也欲歸朝廷耳言訖引弓一發賈舍人中矢墮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渡南

岸而見胡深作一寨聚居民養種深乃具申宣撫使韓世忠差許世忠王權來接引而戍實到楚州世忠犒勞甚厚實以生口七十餘觧赴世忠世忠大喜　劉錡來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履勳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朱一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盡十二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參知政事孫近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孫近嘗建議召張俊都督諸軍秦檜怒令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參政宫祠　韓世忠張俊岳飛

來朝　王湛為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參議官王湛字彦清商州人畧讀書史受業不專多機尚詐避兵於川中會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巳奉之隆知商州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交還河南之意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書寫成帙授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為巳投贄而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湛所投贄於宰相秦檜檜喜荐湛改官為樞密院編修

官隨炤宣諭陜西回金人敗盟用爲節制司參議官

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俊除樞密院使岳飛爲樞密副使范同獻議於秦檜曰諸路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唯俊任其自然故檜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諸軍以御前為名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止用逐軍統制領將之以御前為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並結局官屬各轉兩官張俊獨留提點諸房文字王應求一名餘並發歸本軍

五月七日甲辰詔諭諸軍詔曰朕昨命虎臣各當閫寄雖望屯列戍已大暢於軍聲而專統一隅顧猶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度集全功延登秉鉞之元勲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隳素習之規其當勵

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無廢其舊精鋭有加於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禄朕豈遐遺尚攄忠義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任事咸服訓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詔

二十三日庚申楊沂中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殿前副都指揮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建節賞柘皐之功也制辭有曰屬一隅之匪茹㡯衆類以深侵初衝突於淮壖寖蹂躪於江滸賴爾先登之勇遏其方鋭

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置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從統制張俊討李煜於東京平杜用於陳州誅陳通於錢塘禽徐明於嘉禾皆有功俊用為帳前提轄遷中軍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遂以其婦再適師中師中極諂佞呼俊為阿爹不啻如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賞柘皋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人無智

愚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薨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甞在其席下讀書及為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依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宫祠時紹興元年也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罪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伯彥觀

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是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少師謚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　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張俊楊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錡不力謂其怯懦至是罷錡淮北宣撫判官岳飛乞且留錡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臯之勝皆夢得啟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州飛居於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日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不令卸甲却卸甲俊猶憾之飛

點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年餘金人
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飛回駐
於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禀議綱曰泗州在淮河
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
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丹
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
岳鵬舉果有過人初李寶歸於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
海飛到楚州即呼寶至楚州慰勞甚至使下海往登州

以來牽制寶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角凡數月成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詔班師興統率軍民幾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逢金人數千騎邀路興擊敗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已除樞密副使於是都統王貴申請樞府乞留與鄂州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於鎮江府張俊以海

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毁其城遷其民　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涕並命遷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於溫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合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寮屬皆乞宫祠而去俊獨在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為西浙東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持服清遠軍節度使
張中彥起復爲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將韓恕來　金人第一書金
人都元帥第一書曰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
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去歲使至遠沭書
翰良認勤意爾後頗疎嗣音即日動静之間茂惟神介
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絶全畀濁河

之外使專綏治本朝偃息民兵求圖康乂豈謂闕封之始已露狂謀情不由衷務惟憝亂其如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存省即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復逞蜂蠆之毒摇蕩邉鄙肆意侵凌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於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冐越河海因遣寇賊剽攘城邑考之載籍盖亦未有執迷怙亂至於此者今兹荐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

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
因遣莫將等回惟閤下熟慮而義圖之餘冀以時善衛
生理專書披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曾勛使於烏珠
朝廷答書某啟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
元帥領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
將等回特承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
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不知所以報國故遣使奉表以
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

未從謹以聽命不意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見愛念盈厚未忍棄絶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光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特為敷奏曲加寛宥許遣使人請命門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忘也惟

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竊冀保重少有禮物具於别封伏乞容留不宣　鵶州軍統制張憲謀為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於樞行府張憲以前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飛之子雲書遂欲刼諸軍為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泄露百姓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請樞密行府禀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

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遂執憲送於樞密行府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也俊令就行府勘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使劉興仁推勘師孟興仁以樞密院吏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劊子

九月九日甲辰吳璘克秦州金人和卓郎君駐軍於秦州之丁劉圉偽安撫使謀以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吳璘及姚

仲以兵復取秦州偽安撫使某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十日乙巳姚仲及金人戰於丁劉圏敗之吳璘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於原下金人和卓郎君屯於原下丁劉圏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於原下則敗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以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必敗吳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敵寨一二里間捉歇喫乾糧向曉天大寒士

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之諸軍尾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楊萬者膂力過人生挾一千户回詣璘前誇勇璘曰楊萬可斬也正方鏖戰豈可得一敗將而使回予萬投千户於地復上馬入陣和卓郎君退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勒兵歸戍和卓郎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將就可以生致和卓郎君矣乃嘆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邪和卓郎君受圍於納家城也遣涇原路經畧使泰弼策應不至和卓

郎君既得脫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僞知虢州賈潭戰於虢州敗之復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抒柘臯之憤耳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州巡綽金人果引去

十日乙亥金人元帥第二書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令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静之詳為慰

所請有可疑者試為閤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令日鳴鐘伐鼓問罪江南之士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閫外之命聽其書詞脱落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有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賫緘牘敷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閤下圖之薄寒竊冀對時保重專奉書披答　莫將王公亮

使於金國朝廷答書某啟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

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悉勤籌

畫劉光遠曹勛等回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

昨蒙上國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論擬而

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日太保左

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敝邑恐懼不知

所圖乃蒙仁慈先領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

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伋寬貸未

忍棄絶之意益深慚荷今再遣左布政議政大夫尚書
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魏良臣保信軍
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
邑七百户王公庭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
竊上令不從乃命之常豈輒有指迷重蹈僭越之罪專
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
造仰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斂士兵許敝邑遣使拜表
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有少禮具於别封

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王貴觧押張憲至樞密行府張俊送憲於行在遂下大理寺奏檜奏請以岳飛同下大理寺鞫勘反狀於是飛坐大理獄判宗正司士㒟依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語或聞之以告檜令臺官言士㒟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死於建州飛初對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執杖子擊杖子作聲叱曰叉手正立飛竦然聲喏而叉手矣既而曰吾甞統十萬

兵令日乃知獄吏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是時濠州境內人烟稀少渡江之貧民往往在橫澗山許家舊寨有前招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寨金人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瓊孔彥舟與數金人至橫澗山浩野服下見之皆坐於石上談說移時金人約十日再來果如期而至浩再見之即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偽知陜州鄭賦戰於陜州敗之克陜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烏珠遣使來　第三書書

曰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
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魏
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殷勤自訟前失今則唯命是聽
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因可
與閣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於海以為界
重念河南凋弊日久得如不得淮南唐鄧二州以地勢
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
五萬足兩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不足道正所以

乞為定又云淮北京西陜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可從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絶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令遣昭武大將行臺尚書戸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間有不可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既盟之後即當闡於朝廷如有封建

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啓別幅隆冬竊冀順天以衛眠食專持書奉荅不宣　何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使於金國容州觀察使曹勛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為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亦忌秦檜陰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為醴泉觀使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俊罷為檢校少傅崇信

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便居住

十二月淮北宣撫使楊沂中還行在　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卒遺史曰韓世忠晚年好游宴常赴諸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女勸酒世忠必酣醉而歸唯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雖備禮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嘗擅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於通家世忠詈寢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

至世忠數其罪責為崔德明軍中自效德明戍淮陰故通在淮陰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誕生是日諸軍獻壽者甚盛世忠臨聽事坐而受之最後通獻壽香世忠見通即走入府第不出通伏於地滴淚成泓衆勸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門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合擅離軍之罪决數十下通怏怏投運河運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甦倒控其水以身著毛衫領窄水脹束其頸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退保沂中復還泗州

軍心始安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　許淮南州縣退保朝廷以金人復至河南許淮南州縣權宜退保州縣官吏皆有輕去之心　王滋蕭保及金人戰於宿州軍敗金人屠其城金人刼楊沂中不得志遂攻宿州王滋蕭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納楊沂中之軍也乃縱屠戮

二十一日壬辰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王俊敗金人鶻眼郎君於盩厔縣南

二十三日甲午楊政軍統制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羊鎮　河東統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楊沂中劉錡退軍鎮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興移治於白馬山李成以累敗於李興乞兵於金國得番漢軍十餘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即移治於永寧白馬山

十二日癸丑楊政統領楊從儀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劉光世軍池州劉錡移軍太平州

十五日丙戌李寶以其衆歸於淮東宣撫司李寶自五月在渤海廟克捷即放船越廣濟軍遇金人綱船得銀絹錢米甚多將抵徐州與金人船相遇乃來戍徐州者寶方欲嚴備過徐州曹洋曰我有備矣金人不知我至必無備當掩擊之金人果無備皆不及持仗為寶所殺

解元敗金人於沂州譚城縣

六日丁丑李山史貴韓直敗金人於陳州初張憲得陳州也岳飛令統制趙秉淵守之金人圍陳州飛統制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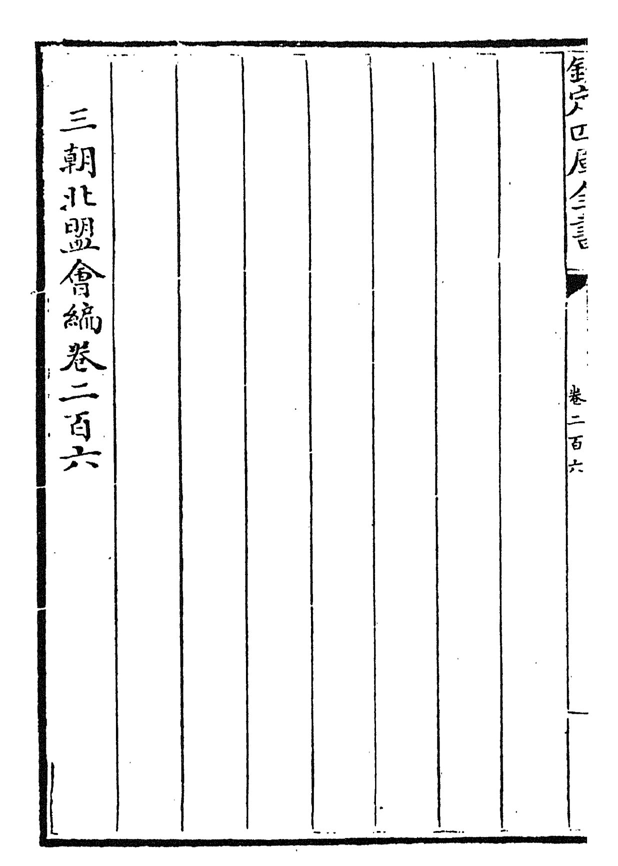
山史貴與劉錡軍統制韓直及金人戰於城下敗之
八日己卯陝西統制吳錡統領侯信敗金人於河北中
條山柏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敗金人於解州界殺其將毛可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興擊敗之李成自孟州
率金人五千餘騎犯河南府李興開城門以待之成果
疑不敢進興遣銳士由他門出擊之　岳飛劉光世來
朝　楊沂中軍於宿州

十六日丁亥楊沂中軍潰於宿州楊沂中進兵於宿州也以步軍退屯於泗水烏珠詭計令人來告有金人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然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王滋蕭保領其兵一千於宿州是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往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還烏珠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自柳子鎮回半途知其然遂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歸乃與王滋蕭保相隅參議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朝廷大恐令闕淮東州

沂中後亦深悔悵　李興與李成相拒於白馬山知河南府李興九月退保於永寧白馬山李成親率畨偽首領衆十餘萬四面攻圍晝夜不息鼓聲震山谷凡兩旬聲不絶興親臨隘口撫恤士卒盡力禦之成不能施其技先是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棄城南歸也興與金人接戰興之家屬散亡兩三處暉度興必陷没遂擁其妻周氏至襄陽奪其鞍馬掠其財物朝廷知之降詔俾本州存恤別給優廩興移治白馬山寨日唯有幼子在側方

敵勢圍急人心頗揺興詔將士徧諭之曰今雖圍急當與諸公誓以死守毋惑二心萬一山寨有失我豈汚於敵者當抱此子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公欲出降者請自便諸將皆感泣由是諸隘益堅俄金國遣使賫黄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官俾依舊尹西京其餘將佐官屬賞各有差興得檄不啟立斬來使以其檄繳赴朝廷白馬受圍久方深冬泉源枯涸軍民乏水衆皆病渇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脉涌溢將士皆以為興心精忠感

應興雖在圍中至歲時伏臘專遣將士賫書取間道詣
永安酌獻諸陵李成知興不可動乃斂諸處攻圍兵於
山下駐積芻峙糧為久守之計興潛遣將士夜出焚刼
營寨掩殺過洛水北十八里至三鄉鎮連戰克捷自是
成大挫徑歸西京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